

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三届年会

ZHONGGUO HANHUA XUEHUI
DISHISANJIE NIANHUI LUNWENJI

论文集



中国汉画学会
河南博物院
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三届年会

ZHONGGUO HANHUA XUEHUI
DISHISANJIE NIANHUI LUNWENJI

论文集



中国汉画学会
河南博物院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中国汉画学会, 河南博物院编.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348-3697-8

I. ①中… II. ①中…②河… III. ①画像石—中国—汉代—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879.4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4890号

责任编辑: 王小方

责任校对: 武 玮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开本: 210mm × 285mm 1/16

印张: 37.75

字数: 121千字

印数: 1-1000册

版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18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河南博物院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张文军

编 委：田 凯 杜启明 丁福利 李 宏

王 伟 刘玉珍 张锴生 刘 康 翟红志

主 编：张文军

副 主 编：田 凯 李 宏

执行主编：武 玮



序言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由于国力强盛、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交流频繁，由此带来了文化的大繁荣。我们对汉代的历史与社会的探究除参考传世的书籍文献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类物质文化资料。这些物质文化资料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向我们展示着汉文化特质，而汉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汉画是汉代在器物上、以墓室为主体的建筑空间中和地面建筑所遗存的绘画和雕刻。其作用不仅是单纯的装饰，更是当时制度、经济、文化、风俗、信仰等多方面的综合反映。这些直观的图像资料与历史文献相印证，对我们了解汉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西汉中期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思想上确立儒术独尊的地位，逐渐形成了汉文化的共同思维模式和审美情趣，并由此引发社会丧葬习俗的较大变化。考古资料表明，西汉中期以后以墓葬为单位的地上建筑和墓室结构进一步仿效生活居住的宅第建筑。受儒家“事死如事生”的丧葬影响，汉人重视厚葬久祀，“举凡生之所用之器，皆为死后从葬之物”。墓葬中随葬器物组合趋向生活化，凡衣食住行等象征物皆可纳入墓葬中。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发展趋势看都是更加仿效现实社会生活。与之相对应，装饰墓室建筑的壁画、画像砖石以及明器上的图像等虽是为丧葬服务，但反映人们社会生活场景，为亡者构筑理想的彼岸世界始终是其汉画表现的主题。这类题材主要有车马出行、拜谒迎送、宴饮乐舞、农耕渔猎、纺织冶铁、商业活动、侠士烈女、市井百态、诸神先贤、天文星象、神禽异兽等，充满人间的生活趣味。汉画对社会生活的仿效也与汉代墓葬变化趋势相一致。

汉朝大一统文化特质决定了汉画的文化共性，但受地理环境、经济、风俗等的影响，汉代文化又呈现出多元化的区域特征。以壁画、画像砖石为例，按照考古资料的出土情况大致划分为中原、齐鲁、荆楚、巴蜀、陕晋等区域。不同区域内的汉画艺术题材个性鲜明，却又交汇融合，共同构成了汉画的丰富多彩的时代特征。

汉画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研究的主要课题。近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及出土文献不断发现，海内外学者对汉画研究方法不断探索，其他学科如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学、民俗学、建筑学、天文学等的介入，使汉画研究更加系统与深入。2011年由中国汉画学会主办，河南博物院和郑州轻工业学院共同承办的中国汉画学会十三届年会在河南博物院召开。此次会议主题为汉画与汉代社会生活。会议征稿过程中得到了各地学者的大力支持，来自国内河南、山东、四川、江苏、陕西、浙江、北京、上海等地以及韩国的汉画研究专家学者向大会提交论文。受中国汉画学会委托，由河南博物院将此次会议论文正式结集出版。文集围绕会议主题，分为“汉画与汉代社会生活”、“汉画考古调查与研究”、“汉画艺术研究”、“汉画研究综述及其他”四个专栏。文集共收录汉画论文百余篇，从不同视角阐述汉画与汉文化，富有创见性。我们相信此次会议文集的出版将对汉画研究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河南博物院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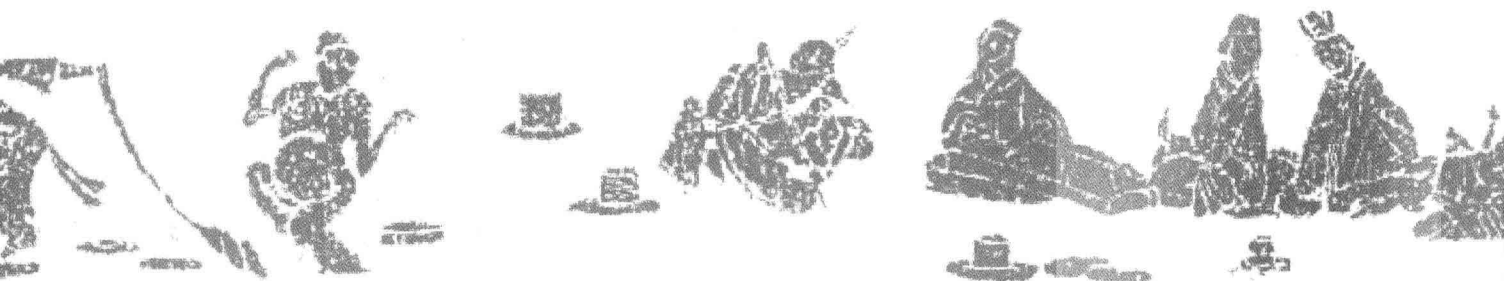
2011年10月19日

后记

2011年11月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在河南博物院举办。受中国汉画学会委托，由河南博物院将参会会议论文正式结集出版。来自全国各地的汉画专家及学者在百忙中积极撰稿，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借本书出版之际，谨向本文集的作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汉画学会会长顾森先生和河南博物院领导的高度重视。顾森先生始终关注文集的出版并给予指导。河南博物院院长张文军先生亲自担任文集主编并为本书作序。河南博物院副院长田凯和李宏先生，中国汉画学会副会长、郑州轻工业学院副院长陈江风先生也对文集的编著提出指导性意见。《中原文物》编辑部张锴生、武玮、曹汉刚、汤淑君、向祎、黄林纳等承担了文集的编校工作，最后由武玮统审全稿。在编辑和出版过程中，中州古籍出版社王小方编辑和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王燕女士等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谨向共同为文集出版的上述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河南博物院学术委员会
2011年10月17日



汉画与汉代社会生活

目 录

汉画与汉代社会生活

汉代装饰墓室的“墓室祠堂”及其意义

——以河南、四川汉代装饰墓葬为例·····	武利华	001
-----------------------	-----	-----

从汉代画像看两汉时期的社会生活·····	黄剑华	015
----------------------	-----	-----

以“快乐家园”为“终点”的“生命回归”

——门楣画像“车马出行”构图在墓葬“叙述结构”中的“点题”作用·····	李 立	032
--------------------------------------	-----	-----

四川汉代画像砖的车马出行种类·····	何先红	042
---------------------	-----	-----

汉画像中的两幅“奉谒”图

——东平后屯汉墓壁画、沂南北寨汉墓画像石·····	马 怡	050
---------------------------	-----	-----

汉画中的钟鼓乐悬综考·····	李荣有 柯曙光	055
-----------------	---------	-----

海宁汉画像石乐舞百戏图式分析·····	朱 炜	065
---------------------	-----	-----

从鼓的起源看汉代乐舞百戏画像的思想内涵·····	金桂莲	069
--------------------------	-----	-----

南阳汉画中的铜钟·····	季 伟	075
---------------	-----	-----

论汉画像石中“祭案”与“庖厨”的意义

——兼论《太平经》中的死后世界以及汉代民俗信仰·····	杨孝军 郝利荣	084
------------------------------	---------	-----

汉画“庖厨图”再释·····	张保玲	091
----------------	-----	-----

浅析滕州汉画中的“庖厨图”·····	朱绍鸿 狄小卜	094
--------------------	---------	-----

汉画中的“丁兰刻木”图像研究·····	宋丙玲	098
---------------------	-----	-----

荆轲刺秦王汉画像图式分析·····	黄雅峰	105
-------------------	-----	-----

汉画艺术生产劳作类题材特色与审美意趣

——以中西部地区为中心·····	曾繁模 彭 冰	111
------------------	---------	-----

再谈汉画与河南汉代农业·····	牛宏成	118
------------------	-----	-----

试论汉代农耕画像的研究·····	金爱秀	121
------------------	-----	-----

汉代画像所见“牵牛织女”星象图试析

——从河南南阳白滩“牛郎织女”图引发·····	宋艳萍	127
-------------------------	-----	-----

南阳汉画像石中的天文星座图·····	马 骥	132
--------------------	-----	-----

汉画玉璧图像中的文化学阐释·····	陈江风	136
汉代的吉祥信仰与吉祥画像·····	周保平	143
试论汉画像石砖中的车·····	牛天伟	149
汉画“鱼车图”再释·····	王同海	162
汉代画像石所见“象图”再考·····	郑红莉	173
由汉画看汉代的饮茶习俗·····	凌皆兵	177
斗鸡及其内在的文化意义与社会时尚		
——以南阳英庄汉画像石《斗鸡图》为中心·····	杨孝鸿	181
浅析面具在两汉时期的功能及应用·····	赵 唯	187
论汉画中胡人图像体现的胡汉关系·····	张露露 刘 冰	192
论汉画中服饰图像体现的阶级性·····	门洋溢	195
浅议汉代笞刑·····	杨 莉 张 音	198
刀笔下的精神救助		
——论灾难对汉画的影响·····	周欲晓 周朝辉	202
从汉画看汉代的商业繁荣·····	余向东	206
从汉画像石看南阳汉代社会风俗·····	黄 芬	211
汉画中的园林植物研究·····	陈晓媛	214
浅析汉画像石中的莲花·····	顾乐红	218
汉画像“鸟啄鱼”图像研究·····	刘立光	222
浅论汉代崇熊·····	王 强	230
动与静的完美统一		
——浅析许昌汉画猎兔图中犬的艺术形象·····	刘 静	234
从汉画像分析汉代园林理水特点·····	谢旭静	235
南阳汉画像石民居建筑艺术浅析·····	高 旋	240
汉画体育图像身体观研究之身体不朽论·····	孙华军	243
阜阳出土东汉“升仙图”画像镜考释		
——兼论东汉神人车马画像镜神话学内涵等问题·····	杨玉彬	247
试论汉画像石中云纹的功能意义·····	曹新洲	274
河南郟县“升仙”画像砖·····	张彦伟	280
汉画像石中的风伯形象分析·····	柳江夏	282
汉画“方相氏”是谁? ·····	曾祥旭	285
“神人操蛇”汉画像石考释·····	董良敏	290

汉画像西王母神怪侍者研究·····	朱存明 李姗姗	299
浅析汉画像鸡首人身神怪象征意义·····	李姗姗	310
“四灵”与汉代“风水”观念·····	王锦生 王丰林	317
汉画的主题是阴司·····	杨建东	322
南阳汉画中的祈求巫术·····	李真玉	324
由汉画解析汉代的灵魂观念·····	高二旺	328
论汉画像艺术中的民间信仰性质·····	郑先兴	345
武氏墓群石刻画像孝道思想初探·····	胡广跃 朱卫华	349
从南阳汉画看汉代的神学谶纬思想·····	吕 品 王 强	353
南阳陈棚汉代彩绘画像石墓三幅画像的考析·····	刘小磊 鞠 辉	360

汉画考古调查与研究

陕西米脂官庄二号画像石墓发掘简报·····	姬翔月	366
山东莒南汉画资源调查·····	吴 峰 吴瑞吉	374
四川泸州汉画考古新发现·····	晏满玲	381
四川乐山麻浩“阳嘉三年”墓石刻调查·····	唐长寿	386
鄱陵“阳乌载日”汉画像砖欣赏·····	沙显增	390
西汉彩绘人物柿蒂花仙鹤镜·····	吕 静	391
河南淮阳北关一号汉墓残画像石性质考·····	杨爱国	392
汉代王侯墓葬中的“画像”因素探骊 ——《汉代画像砖石墓葬的建筑学研究》余论之三·····	张卓远	394
汉代手抱鱼陶器座的定名及图像释读·····	武 玮 张建民	400
滕州西户口一号、二号祠堂画像石中榜题图像考·····	燕燕燕	404
四川渠县新发现东汉石兽及相关问题·····	秦 臻	409
四川芦山东汉石刻及其画像配置意义·····	周日珏	415
商丘汉代石椁画像初论·····	郑清森	425
山东梁山新发现的石椁画像 ——兼谈石椁画像的相关问题·····	于秋伟	429
山东枣庄汉代画像石椁墓初探·····	石敬东 尹秀娇	437
徐州韩山汉墓出土的西汉早期画像石·····	王瑞峰	444

汉画艺术研究

乐舞图中怪诞现实主义审美品格的狂欢化世界感受·····	顾 颖	449
以谢赫“六法”形式谈南阳汉画像石“六美”·····	杨絮飞	455
书法名石汉画考论·····	郑志刚	458
浅谈“黄帝暨日月神”画像的“多视点”表现方法·····	赫 阳	464
对南阳汉代画像砖艺术的解读·····	唐建中	469
济宁地区汉画像石艺术研究·····	江继甚	476
论山东枣庄汉画像石艺术表现形式·····	徐加军	492
试论汉画像砖(石)的绘画性·····	李晓松	499
西汉洛阳与陕西画像砖艺术特征比较分析·····	李国新	503
中国西南画像石棺与北非西亚石棺艺术比较·····	范小平	507
被遗忘的色彩		
——汉画像石的彩绘艺术探讨·····	李 波	513
探析邳州民俗剪纸对汉代造像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万惠玲	518
从南阳汉画看中原本土文化的历史传承·····	薄清江	520
简述中原地区汉代陶灶的图像审美·····	王 琳 许 萌	524

汉画研究综述及其他

汉晋佛像研究综述及展望·····	何志国	529
西汉长安墓室壁画研究综论·····	练春海	543
缙帛荟萃 精彩纷呈		
——侯府帛画研究述略之一·····	游振群	548
马王堆汉墓漆画装饰艺术研究述略·····	聂 菲	555
南阳汉代画像石的发现、收藏历史与理论研究综述·····	曾宪波 强玉春	562
浅析两京地区汉墓壁画在汉代墓室壁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赵海洲	570
榆林市汉画像石的制作与装置·····	康兰英 高 涛	573
软立体画像石拓片法·····	王建平	587
南阳陈棚汉墓受损彩绘画像石修复保护技术探讨·····	王升平	589

汉代装饰墓室的“墓室祠堂”及其意义

——以河南、四川汉代装饰墓葬为例

武利华

(徐州汉画馆)

摘要：祠堂是汉代陵墓建筑中的重要部分。有关地面祠堂的情况并考古发现材料较多，有许多研究成果，对于墓室中的祠堂或享堂现象，还有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本文主要以河南、四川地区的装饰墓室为例，探讨墓室祠堂的存在及其意义。

关键词：汉墓；装饰墓室；祠堂

一、墓地祠堂与墓室祠堂的概念

祠堂，又称为享堂，是古人用做祭祀的地方。在汉代陵墓中，事实存在着“地上之堂”与“地下之堂”两个祭祀之用的重要场所，而它们的功用有相同与不同之处，如果就存在的位置而言，以“墓地祠堂”和“墓室祠堂”来区别较为合适。就祭祀的对象而言，一为祭祀先祖，一为祭奠亡魂；就祭祀的内容而言，墓地祠堂祭祀活动表示的是慎终追远、不忘祖德，墓室祠堂祭奠活动表示的是隆重的葬礼仪式。就墓地祠堂与墓室祠堂画像内容而言，两者又有许多可以比较之处。

墓地祠堂，这是一种在墓地上举行祭祀仪式的空间建筑，至迟在西汉早期，人们改变了先秦时期在都邑宗庙举行祭祀的传统，改为在墓地上进行祭祀活动^[1]。墓地祠堂有多种名称，如庙祠、石室、食斋祠、食堂、斋祠等。这些不同的名称反映了祠堂的历史以及其中所包含的象征意义。墓地祠堂有土木结构和石结构祠堂两种，土木结构的祠堂早已化为灰烬，只保留在文献的记载中。而石结构的祠堂有的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更多的是保留下许多建筑构件。特别是汉画像石祠堂，主要分布在苏北、鲁南、豫东、皖北一带，关于这一地区画像祠堂的研究，成果特别突出。特别是陈秀慧小姐对鲁南、苏北、皖北的祠堂画像进行现场考察，在其鸿篇巨制《滕州祠堂画像石空间配置复原及其地域子传统》^[2]一文中，详尽论述了这一地区的画像祠堂情况。而在汉画像石的其他集中出土地，如河南南阳地区、洛阳地区、巴蜀地区、山陕地区，至今还没有发现墓地画像石祠堂的材料，人们对这些地区的地面祠堂情况，有强烈的探知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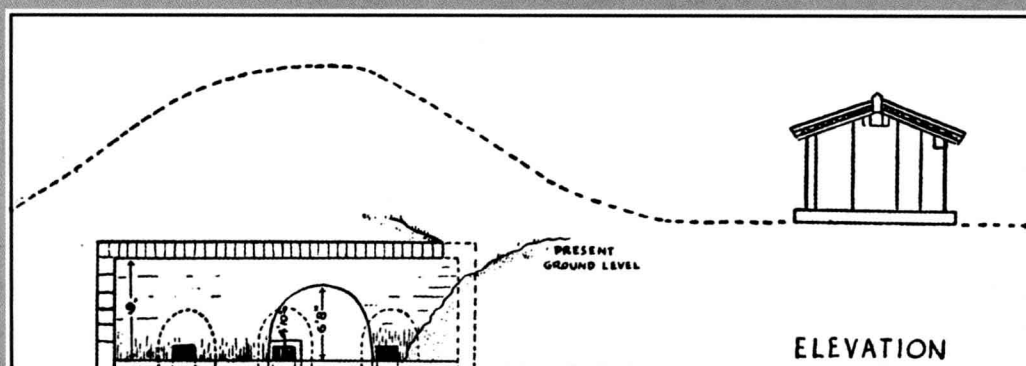
地下祠堂，也可以称为墓室祠堂，在地下墓室中位于停放棺柩后室的前面，或为中室，或为前室，山东苍山汉元嘉元年（151年）画像石墓的石刻题记中，将前室直接称为“堂”^[3]，证明了地下墓室中，确有“堂”的位置存在。史书中也明确有墓中前室为“堂”的记载^[4]，汉代的室墓是模仿地面阳宅的建筑，“前朝后寝”或“前堂后室”是其基本的布局格式，“堂，殿也”，是会见宾客、处理政务的地方，室，又称为寝，是其日常燕居之处，汉代丧礼严格按照“事死如生”^[5]的规定，东汉人蔡邕说：“宗庙之制，古者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6]“朝”或“堂”，本来就有祭祀祖先的作用，因此墓室中的堂，亦有祭祀的功能作用。墓室中的堂，也被称为“明堂”，但这里的“明”是“冥”的意思，即冥间的堂，《后汉书·赵咨传》：“气绝便敛，敛以时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敛毕便穿，穿毕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饭寒水，饮食之物，勿有所下。”注：“礼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郑玄曰：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谓圻中也。”

关于墓室祠堂的存在，许多学者都有论述。信立祥先生说：“汉代的大型画像石墓一般都有两个堂。一个堂是地下墓室中仅靠后室，位于后室之前的中室或前室；另一个堂是墓地祠堂。这两个堂，对于地下世界的墓主来说，都是燕居以外各种活动不可缺少的场所。”^[7]黄晓芬女士说：“埋葬设施内部祭祀空间的开

创和独立是促成汉墓变革的重要因素。东汉室墓在推广普及过程中的一大特点就是比较彻底地完备和完善了地下、地上的祭祀空间。”^[8]巫鸿先生说：“东汉时期，不仅很多祭祀在墓地举行，而且扩大了墓室也使得哀悼者得以直接和地下死者的灵魂诀别。在墓室封闭之后，设在棺前的供奉以及墓内的“灵座”继续表达着生者对死者的敬意。”^[9]李锦山先生对鲁南汉画像石研究分析说：“前堂又称为享堂，在地面建筑的墓前祠堂尚未流行时，前堂兼具享祭死者的功能。”^[10]

汉代陵园分为地上和地下两个部分（图一），地上部分是开放性的空间，祠堂作为适应当时的“上冢礼”的需要而建造的地面建筑，对豪强显贵来说是炫耀身份、表现孝廉、团结宗族的礼仪场所；地下部分是封闭性的空间，又被称为“藏”，是墓主人死后的安寝之处，《礼记》记载：“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的见也。”葬礼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在墓室内进行的。

现在的问题是墓室完成后，在墓室内是如何进行祭祀活动的，生人是否还要进入墓室进行祭祀活动，墓室内的装饰壁画是为活人还是死人观赏的，墓室的大门在关闭以后是否还要再次被打开，地面祠堂和墓室祠堂的画像内容有何不同？这些疑问一直是客观存在的。



图一 山东朱鲔祠堂平面图（采自巫鸿《黄泉下的美术》，2页）

二、考古发现的墓室祠堂现象

先秦时期流行的传统木椁墓在结构上重视的是密封和防腐的性能，它的结构特点是在地下构成平面的埋葬空间。从西汉开始，一种仿地上建筑的墓葬形制打破了以往隔绝、密封、深埋的埋葬习俗，在结构上呈现出立体化的空间，并逐渐定型化。这种墓葬结构被称为室墓，室墓的特点是按照地上的宫殿邸宅建筑来设计和规划地下的埋藏空间，可以自由开启的门扉，与外界连通的羨道，是室墓形成的重要指标。当地下的设施具备了玄门和羨道之后，“古来的埋葬空间也就一反传统的密闭型设施，创出了象征着内外界完全开通的新型结构。它标志着中国墓葬史上一个划时代变化的开始”^[11]。室墓对空间的特殊要求，使得墓顶结构出现了许多形式，由平顶、两面坡顶、四面坡顶，发展为券顶、穹窿顶、叠涩式顶，并作为汉墓的典型构造而定型并普及。墓室平面布局模仿人生前的居室，祭祀空间与埋藏空间相互独立，左右耳室放置陶器和车马器象征庖厨和车马廐，后室（主室）放置棺木，即为墓主寝室的象征，前堂为宴享之所，这里的室顶最高，可以举行一系列的祭祀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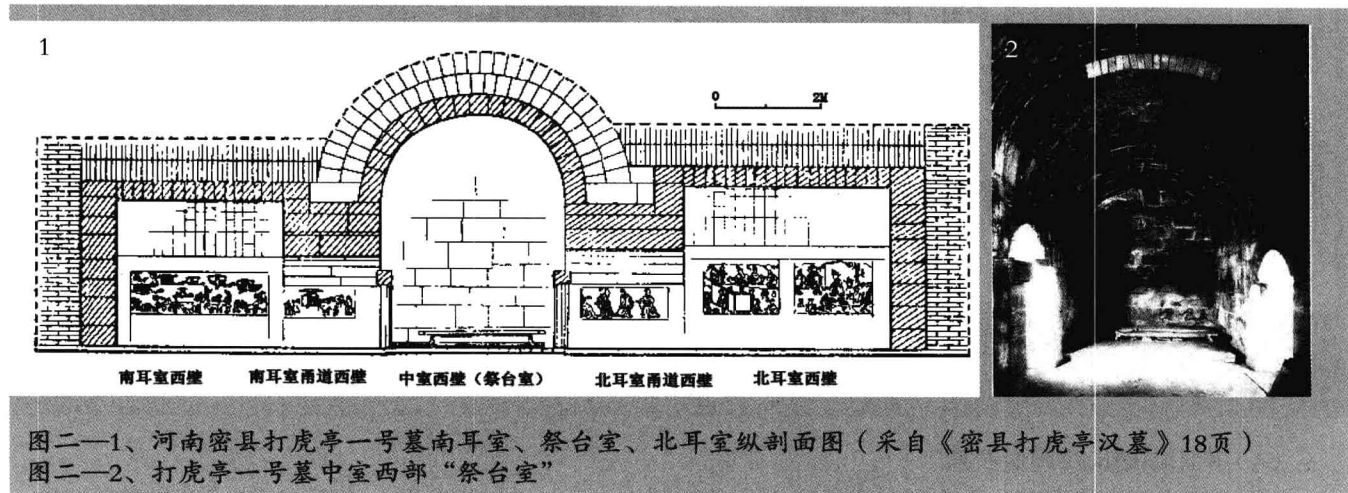
考古发现的典型墓室内祭祀的现象如下：

1. 河南地区的砖石结构装饰墓

（1）密县打虎亭一号、二号墓

1960~1961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村西，发掘两座东汉时期的墓葬。一号墓由墓门、前室、中室、后室、南耳室、东耳室、北耳室和各室甬道等部分组成。墓内南北通长25.16米，最宽处17.78米，中室顶高最高处4.84米。这种多室墓的形式结构是按照地上大宅院模式建造的，前室相当于庭院，中室相当于堂，后室相当于寝，北耳室相当于房，东耳室相当于东厨，南耳室相当于廐。中室是此墓面积最大、

券顶最高的一室，东西长12.38米，南北宽3.3至3.54米，中室的西面是祭祀的地方，被称为“祭台室”，用砖砌筑成祭台，祭台长3.72、宽3.3、高0.14米，祭台的东沿南北两侧，可能还安装有方棱形石柱，平台的中部有两个石案，一个长2.52、宽0.7、厚0.24米，一件长2.52、宽1.32、厚0.24米，石案的底部两端还凿有拱形石案腿。祭台室原来可能帷幔。二号墓的布局与一号墓基本相同，中室的西部同样有祭台，为“祭台室”。（图二、图三）



图二—1、河南密县打虎亭一号墓南耳室、祭台室、北耳室纵剖面图（采自《密县打虎亭汉墓》18页）
图二—2、打虎亭一号墓中室西部“祭台室”

（2）密县后土郭画像石墓

1963年秋，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密县城西3.5公里后郭村西地，发掘两座东汉晚期的画像石墓^[12]，1970年秋，当地农民又在附近发现了形制于此相同的汉墓^[13]，分别被称为密县后郭一号、二号、三号画像石墓，三座汉墓在形制、结构、壁画、画像内容、雕刻方法等方面，与密县打虎亭汉墓有许多相似之处，多室、室内采用壁画与画像石相结合的装饰手法，中室西室设“祭台室”，祭台为砖砌，台的南、北、西三面均有沟槽，东沿处有石础，石础中间有石柱，柱顶放置石枹斗，枹斗上放置石横额，石横额上又筑砖墙至顶，形成西室的前面两个并列的敞开石门。门内砖筑的平台上又放置石案、石榻（祭台）。值得注意的是两墓都出土有石砚。

（3）濮阳市南乐县宋耿洛一号墓^[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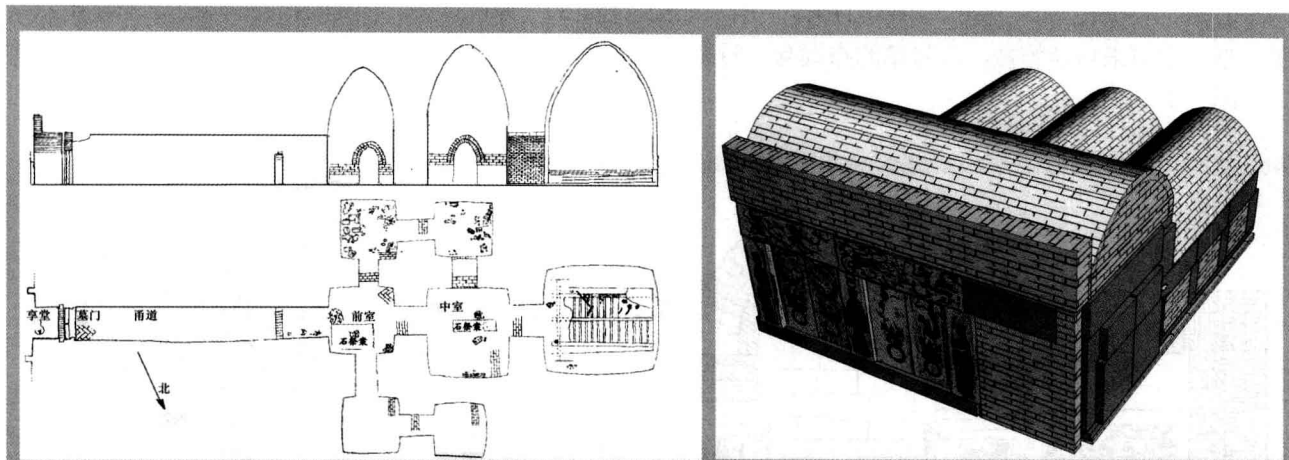
一号汉墓为一东西向砖结构多室墓，方向115°，由墓道(未发掘)、墓门、甬道、前室、中室、主室和南侧东、西耳室、北侧东、西耳室等十个部分组成。整个墓葬除墓道外长22.5米，最大宽度19米，最大高度5.25米。(图三)

由石门向前延伸1.25米处为墓门口，东与墓道相连，墓口两侧有平砌砖墙向左右展开，残高2.2、残长4米，墓门口上方和左右两侧出土有不少建筑构件，其中有绳纹、方格纹大板瓦，长30、宽31、厚2厘米，带枋卯半圆筒瓦，长42、宽31、厚1.5厘米，还有云纹瓦当等。这些建筑构件大多破残，还发现木料痕迹。据此推测，在墓门口，原来可能有简易建筑，约属享堂之类。门两旁有砖垛，残高2.55米，可能是作顶柱之用。后来建筑倒塌，一些建筑构件被砸坏，仅余断壁残垣。

前室东接甬道，西连中室，南北挑两侧东耳室。进深2.45、宽2.35、高4.2米，四壁外弧，为穹窿式顶，人字形铺地砖。室内东北部位有一长方形四足青石质祭案，长1.5、宽0.95、厚0.15、高0.33米。

石砚一合。是此墓中出土器物中的珍品，为墓主人生前实用器物，出土于中室的石祭案正中，高12.8、直径为32.3厘米。砚座石质呈棕褐色，座底下弧，光亮平滑，等距离浮雕三足。砚面一周与砚盖相扣合处，阴刻一周隶字，为“延熹三年七月壬辰朔七日丁酉君高迁刺使二千石三公九卿君寿如金石寿考为期永典启之研直二千”，推测此墓当在东汉延熹三年(160年)之后不久。

宋耿洛一号墓不仅规模宏大，墓门部分雕刻了表示吉祥的朱雀和表示避邪的铺首，还在墓门前建造了享堂，后代可以在这里祭祀死者，以示孝思。这种带有享堂之类建筑的东汉墓葬，在豫北地区尚不多见。



图三(左) 宋耿洛一号墓平面图(采自《华夏考古》1994年第3期, 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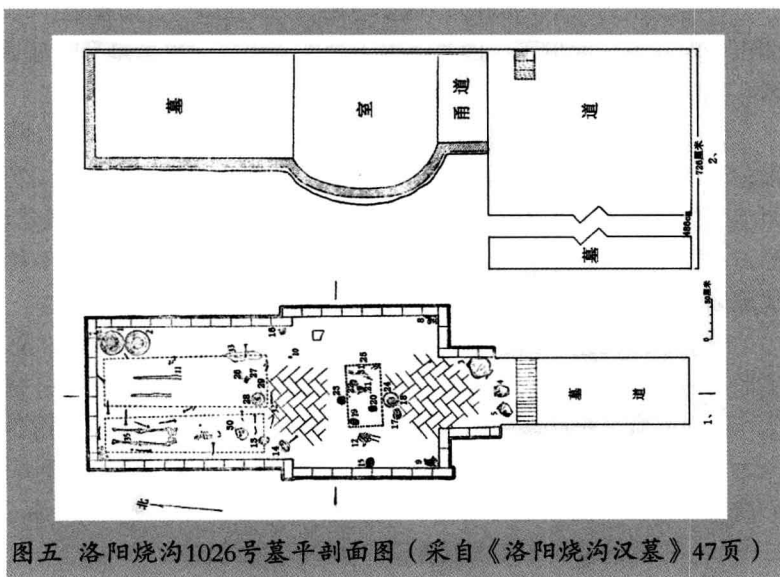
图四(右) 麒麟岗汉墓CAD复原图(采自《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115页)

(4) 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

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位于南阳市西郊3.5公里的麒麟岗村西，1988年发现。该墓为横穴多室拱券顶的砖、石混合砌结构墓。墓室平面由墓道、并列的两个大门，前室、三后室组成。墓门两个，南门高1.42米，宽0.92米，北门高1.37米，宽1.12米；前室宽4.04米，进深1.36米，三后室皆进深2.74米。该墓前堂是墓主人灵魂宴享的正堂，放置有酒器、食器，将祭祀空间和埋葬空间完全分开，形成了祭祀前堂和后(棺)式的形制。(图四)

(5) 洛阳地区壁画墓

洛阳地区的是汉代墓室壁画墓的集中出土地，目前发现13座壁画墓，其中西汉时期的4座、王莽时期4座、东汉时期的5座，这些壁画墓的共同特点是前堂后室制，如洛阳金谷园壁画墓，壁画绘在前、后室，前室为穹窿顶，顶绘天象图，四壁绘出梁架柱枋，兽面纹斗拱，整个彩绘鲜艳夺目，富丽堂皇。后室仿木结构更加逼真，雕窗彩门，门额上方绘五色彩云，特制的空心砖仿木构件均涂黄色，梁、架、柱、枋，绘菱形花纹和兽面，墓顶平脊斜坡，顶和周壁绘神祇和朱雀等祥瑞图。在洛阳多座壁画墓内发现祭台，台上置案，案上放置耳杯，并残有鸡骨等食物，推测与墓内祭祀有关。不是装饰墓的墓室，也有墓内祭祀的现象，如河南洛阳烧沟汉墓M1026，(图五)系单穹窿顶小砖墓。前堂(室)正中，设一漆案，案上置漆耳杯4个，案的前后放漆耳杯各1个，另有1漆耳杯置于案前漆奁内。案面东端留有兽骨，案西侧有完整鸡骨架一具。鸡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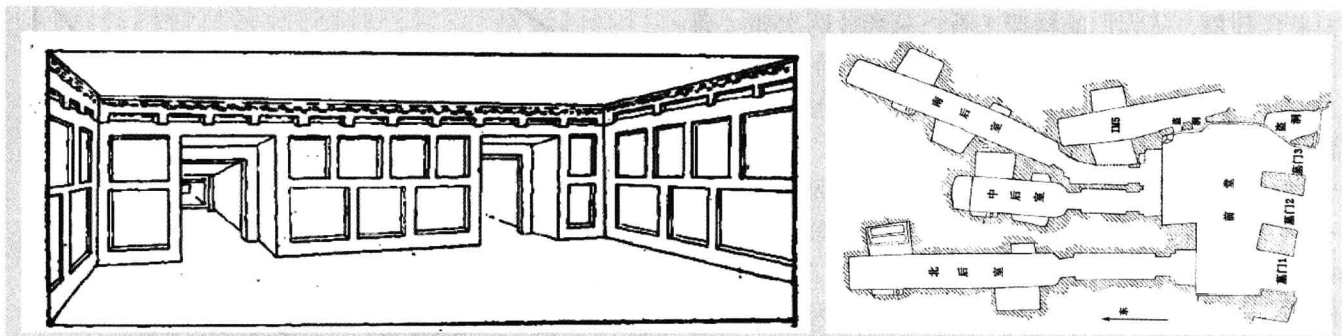


图五 洛阳烧沟1026号墓平剖面图(采自《洛阳烧沟汉墓》47页)

西，又置漆耳杯1件。^[16]

2. 四川地区崖墓的祠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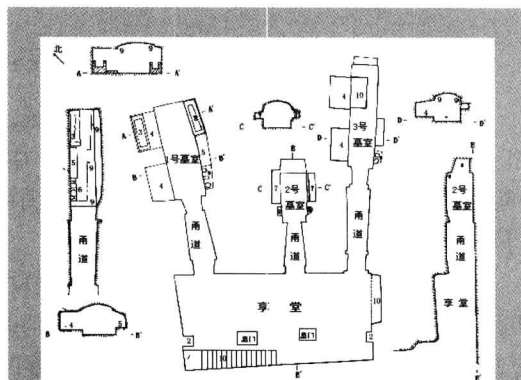
四川崖墓是一种特殊结构的墓葬形式，其特点是直接利用山崖向山腹内“凿穴筑室，藏棺其中”，典型的崖墓是在同一平面上，分为墓道、享堂、墓室三个部分，享堂前往往刻门阙、门户一类的象征性建筑，享堂宽敞高大，犹如一个公共广场，开放式的玄门及供进出使用的上下台阶，使得前堂可以直接与外界连通。（图六）墓室为家族墓葬，在享堂后面开凿2个以上的棺室，有的多达13个棺室，形成享堂、墓室融为一体的多室结构崖墓。在四川崖墓中，享堂现象以“四川——乐山类型”最为典型，如乐山麻浩M1、成都天回山M3、彭山江口崖墓M2、乐山麻浩鱼村M5、乐山肖坝M91、乐山白崖M55等^[17]。乐山白崖山M55，为5后室墓形，其前室享堂为25米跨度，高度为3.2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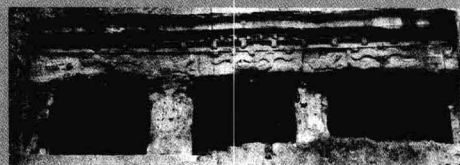
图六（左）四川崖墓前堂（享堂）结构示意图（采自罗二虎《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8年2期）
图七（右）四川麻浩IM1崖墓平面图

麻浩M1是一座非常典型的前堂后室结构崖墓，东西向，墓道残缺，墓门宽12.10米，高3.9米，墓口有三门，前室宽11.2米，最深处6.13米，高2.9米（图七），墓门及前室有画像27幅，墓门部分10幅，北壁画像4幅，南壁画像3幅，东壁画像10幅，以上画像内容大致可分建筑、人物祥瑞和装饰图案三大类，其中在东壁雕刻的“坐佛”和“胜纹”，代表了东汉后期“佛道合一”的宗教思想。该墓为典型的横前室多后室结构^[18]，前堂的后壁兼有墓室入口的功能，凿有三个隧道式的“穿”，穿的两侧凿有数个“内”的崖墓。

在四川崖墓中，结构比较复杂的还有黄伞崖墓M1^[19]。黄伞崖墓群位于宜宾市西北三十公里的岷江北岸，墓葬均凿崖为室。先在缓坡上向山腹纵深开一明槽作为墓道，至崖石深处凿出墓口和墓室。M1墓开凿于直立的崖壁上，距地面约5米左右，无墓道。墓口打凿成木构建筑式样。面阔12、通高4.3米，两边各雕一阙，阙之间有两崖柱，把墓口分为三门。西门宽2.8米，中门宽2.6米，东门宽3.2米。门前为一进深约1.2米的平台。门、柱、阙高度相等，约为2.4米。两柱正面原应有木结构雕刻，已被风化毁坏，仅两柱上部仍可见斗拱浮雕痕迹。门上方浮雕人、兽、斗拱、房檐、瓦当等。（图八）进门为享堂，平面横长方形，长与墓口相当，后部稍长，进深4.5米，高2.4~2.65米。平顶。两侧壁及后壁顶部有一排板瓦及瓦当浮雕。后壁自西而东开凿三个墓室（依次编号为1、2、3号），均带甬道。门楣上的浮雕布局为四幅画像及三朵斗拱相间。三朵斗拱各位于三个墓门上方。（图九）



图八 黄伞崖墓M1平面图



图九 黄伞崖墓M1墓口门楣上的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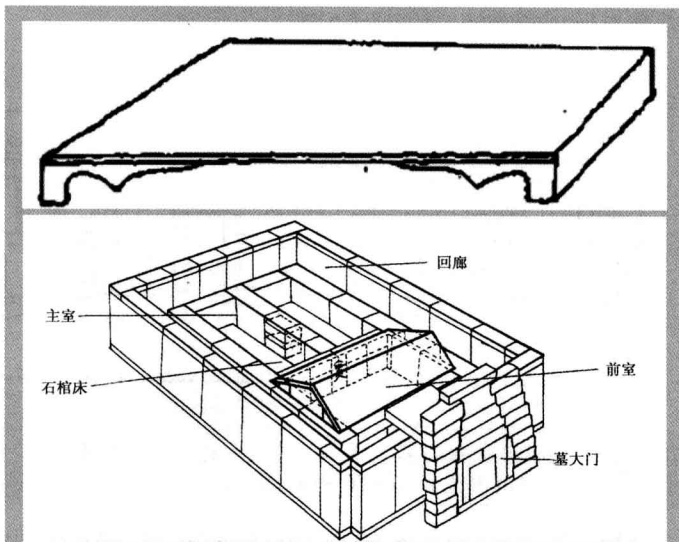
四川崖墓享堂式的前堂与多墓室的结构有一定的联系，一座崖墓是一个家族的墓地，一座崖墓要经历若干年的时间完成家族的埋藏，每经历一次丧葬，都要在前室（享堂）举行一次葬礼和祭祀活动。“四川崖墓的这种祭祀大前堂与其他地域的室墓相比，兼有地下玄室的祭祀空间和地上祠堂于一身，其建筑是多功能兼备的^[20]。”

除河南、四川之外，其他地区的汉墓中，也发现有墓室前堂祭祀的现象。

1959年南京博物院在徐州贾汪清理的汉代石室墓，分前、中、后三室，前室长1.66、宽1.6、高1.95米，中室宽大，内长2.27、宽2.73、高2.26（残高）米，后室东西长3.3、南北宽1.54、高1.82米。中室北壁筑有两块石板连缀的青石祭案（图十），台高21厘米。台上祭器已被盗扰，荡然无存^[22]。

山东平阴新屯汉画像石墓位于平阴县刁山坡镇新屯村南，1986年3月，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发掘了两座汉画像石墓^[21]，其中M1由墓道、甬道、墓大门、回廊、前室门、前室和东、西两主室组成，该墓为夫妻合葬墓，从大门的构建来看，墓葬分两次葬入，前室在回廊以内墓室的南部。平面为东西长方形，长3.38、宽2.2米。顶为“人”字坡形，每面各用4块石板组成。墓室中的前堂采用“人”字形石板构筑，为仿地上宅第建筑的孤例（图十一），位于主室隔墙正面的人像，当为墓主人的肖像，前室应为祭祀墓主人之处^[23]。第二次埋葬时，前室为祭奠的地方。新M1的时代为西汉晚期偏早阶段。

云南昭通桂家院子汉墓，为单室小砖墓。墓室前部（棺前）置一铜案，案上有鸡骨、粟壳各一堆。案旁有铜釜2件，1件盛有鸡骨架一具，另1件盛羊骨（或猪骨）一堆。铜釜附近置一陶罐。罐旁有牛骨一根^[24]。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M2为人字坡形顶单室土洞墓。棺前置漆案，案上置漆耳杯、漆盘等祭器^[25]。



图十 贾汪汉墓中出土的石祭案

图十一 山东平阴新屯汉画像石墓M1透视图（采自《汉画像石通论》121页）

三、墓室祠堂的祭祀问题

墓地祠堂与墓室祠堂显然是两个系统，首先表现的是祭祀对象的不同。墓地祠堂祭祀的是“魂”，墓室祭祀的对象是“魄”。至迟在战国时期，中国人确定了“魂魄各归天地”的观念。人死后魂（阳气）归于天，魄（阴气）归于地下。魂是阳神，魄是阴神，“庙祭的对象是祖先在天上存在的（魂），而墓祭则是针对其地下的存在（魄）”^[26]。

在墓室祠堂比较盛行的河南地区，墓地祠堂和墓室祠堂是同时存在的，从文献中可以看出，东汉时期的陵园建设的规划布局，已经相当完备，完整的陵园由神道、墓阙、墓垣、墓碑、祠堂、地宫等部分组成，这种陵园的布局，对后世的陵园建设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河南是东汉墓上建筑群最为集中的地区，酈道元（472—527年）《水经注》记载的东汉陵园建筑群达20余处，其中分布在河南地区的有13处（附表一）。酈道元不仅记载了这些地面建筑的地理位置，而且尽量记录了石兽、石碑、庙祠的组合及排列顺序，这些记载与其他文献记录一起，成为今日研究汉代地面祠堂的重要文献资料。

《水经注》所记载的地面祠堂主要集中在汉代的豫州、兖州、徐州刺史部范围内，包括今山东省南部、河南省与湖北交界的部分、河北邯郸附近、安徽的亳州附近，这些地区都是东汉豪强世族聚居之地，所记录的大